

理

學

宗

傳

理學宗傳卷之二寸

王際三

容城孫詩逵輯

門人田存芝全編

明儒考

景應熊

曹靖修公端

德行
一毫不苟

端字正夫澠池人永樂戊子科舉人學者稱爲月川
先生天資穎異造詣篤實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
述坐下足兩磚處皆穿得之專靜事父母最孝及遭
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旣葬廬墓六年

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卽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爲霍州學正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

以身行道
上官自嚴
重之

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如此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等書宣德九年卒後謚靖修薛文清贊曰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陳建曰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爲校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又舉從祀孔子廟庭

語錄

心經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的大路

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
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
克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
太極

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
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

一誠是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

大者莫切於此

非禮勿視則心自靜

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是事心關要處

不妄動
本之無欲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

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

天理本無隱顯內外要當時時省察常瞭然於心目之間不可使有須臾之離以泥於人欲而陷于禽

獸之域

能真知義理之味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
聖人所以爲聖人只這憂勤惕勵的心須臾毫忽不
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
不死

聖人與天
理之一誠
而已

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他恁地聖人
仁便是真箇仁義便是真箇義更無不實處

無欲便覺自在

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

事尚不能成况可學聖人耶

晉以保命

人能於天命順而不拂受而不拒便是處生死富貴

之要

不能行子
妻子豈能
行于他人

大抵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不能使之必
從也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
進德者必攷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
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

的

爲善不中節者爲惡

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夫四書者孔曾思孟之書所以發六經之精義明千聖之心法也語其要論語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

須是此眼
方可讀古
今人皆

足讀世人
之疑

誠孟子曰仁義合之則帝王精一執中之旨也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一章書亦孟子拔本塞源之
論帝王記事之書而過實有如此者况後世乎邪
誕妖妄之徒索隱行恠欺世盜名之所作不曰經
則曰書者又可信耶適足以戕人之心壞人之性
導人之惡指人之迷而已故朱子詩曰誰哉繼三
聖爲我焚其書

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旦晝之必然也安有死而
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而爲輪

回

虛而無寂
而寂寞三
綱五常佛
老之案定
於此

異端非聖人道別爲一端者如老佛是也吾儒之虛
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
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非理之
有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却說未
有天地萬物之物有個虛空道理在乃與人物不
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吾儒之寂寂而感如
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此心方其寂
然而民彝物則燦然具備其中感而遂通範圍之

不出一心醇醑之通乎萬變爲法天下可傳後世
何往非心之感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日以空爲宗
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爲幻人事
都爲粗迹盡欲屏去了一歸真空此等烏能察夫
義理措諸事業朱子謂門人佛老不待深辨只廢
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他不消說

使天下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
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
之誠則知後世禘祀之幻妄者非誠矣

卷之九
禮記

夫婦之倫最宜著力處朱子曰夫婦之間居室隱微之際尤見道不可離處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宜無不至易首乾坤重咸恒詩首關雎戒淫佚書紀釐降禮謹大婚皆此意

按論語孔子曰吾從周中庸孔子曰吾從周其旨亦有異乎及答顏子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又不純從周者何蓋論語從周以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從之也中庸從周以時王之制從之也至答顏子之言所謂垂百王

之大法立萬世之常經也故曰孔子時中

與之流弊
不可不防
夫子所以
聖而教之

狂簡之人只是自立高了都不理會世事所以易入
異端大率異端是避世高尚索隱行怪之人其流
爲佛老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
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底意思子桑戶死琴張臨
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蒂便如釋氏如此等人
雖志意高遠非聖人裁正之一向狂太更無收煞
便全不濟事了

後世不知學者所爲淺暗拘滯徒激其君而使之距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此與二
兵各有其
法正不參
相附

吾說耳若孟子對君事亦勉強不得須學到孟子
地位能如此知言養氣後自然這等功用

或問朱子曰夷子學堪必推其說求合於儒何曰天
下之理其初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天下
之勢正而順常重無待於人邪而逆常輕不得不
資諸人胡不自近世佛學觀之吾儒拒彼者至矣
彼未嘗不求附吾儒不如是則尤反側無以自安
矣其理之悖說之窮此亦可見

一相不能辨
齊不竹相

觀人必如孔子視觀察自不能隱不然做宰相不能

可知已學
不能辨別
豈學可知

理學卷之二

卷之二

進賢退不肖爲學不能辨益友損友可乎

天生成一個鐵板道學公真明代開山不獨冠冕
中州也

羅修撰倫

倫字彞正江西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回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裁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于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大學士李賢遭母喪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旣數日復上疏歷陳其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

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琪故事言事反覆
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
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
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憤發如是疏奏遂落職
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
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
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明年召還復修撰改
南京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
卒于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

卷之二十一
雜修撰

文奇備之節果收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
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
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
於途輒解以覆之客甚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甌
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
爲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
卽放遣之不復問結茅以居取給于糴畝往來共焚
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
而人亦莫知之也陳白沙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

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狗人雖欲窮晦其身
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說于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恠
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
豪傑非歟無導于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
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陳恭愍選

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慤寡言潛修獨詣惟以古
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
古君子也真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
云聖賢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
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
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
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
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行

嘗得如公
石人布
劉學政

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為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于人卽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審觀周旋磬折絃歌邊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于衿佩而成就典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自孫廬陵以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粹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制制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卽提

學寧大於都御史耶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
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而
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
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繫囚除苛
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賦吏不貸自是官屬歛
戢未幾聞母喪卽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一
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椎剝公
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具災
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專恣勒索

民供辦公奏減其數春復繼黨通番番馬知縣高瑤
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番
人馬力麻者質貨海口詭稱蘇門荅刺國貢使春利
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
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調將往滿刺加市狻猊入貢
公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爲安
南諸 笑不報春知中官戚疾公乃誣撫公黨比高
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
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春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

張璠令誣執公璠不從行等阿莽執璠拷掠璠曰死
卽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
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山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
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
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
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絡或咎其薄元禎曰公生
平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璠乃上言臣聞周公元
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
之言不免播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

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
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權植抑獲益之下復有沉
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才處
群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
高瑤按法持之遷移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
奈何宋晏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覩以致眷橫行
胸臆污穢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順指鍛鍊
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實
臣自取眷妄意臣心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

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參旣知臣不可
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其
死顧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劾選
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
爲夏姬詭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
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
胸間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
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
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歿李行

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報選死于眷以
快其忿宵人佞毒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
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
里孰諒其寃臣以罪人擯斥田野乘來自給百無所
圖敢冒死披陳其心出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鄧屈抑
之寃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
事罷春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蕭田林沂疏雪公寃
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初公倣范
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

元引禮公
尸表公墓
皆知之

以公甚貧舉口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云

張氏元積表公墓曰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過於天下之大勇固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奄奄無氣節間有之而檢身之功或歎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恒如公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操履格然一出於誠其若此官印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印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沉甚輕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恤也

衆小人之罪害一君子方成就一個大君子士賢於此見學張裝此疏附青雲而聲施後世矣

章文懿懋

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入翰林
爲庶吉士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詔臣賦詩公謂莊梟
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廷燃燈朝士踏歌
蓋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
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盍諫明
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上怒杖三人闕下
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倫論內閣起復非禮
亦謫官稱爲翰林四諫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公南京

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秦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掃足跡弗入城府四分子弟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間召謝文肅爲北監祭酒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服闋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年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

士大夫須
有難進易
退之節方
可與高舉
同

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嗣陞南禮部侍郎辭嘉
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懷坦蕩不修城府望
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與之交則親與
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
同至臨大事決大義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居官不
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其言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
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故學者
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

纔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
妄矣姜僉事麟贊公喜怒不形于色恩怨不繫於心
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于身碩肩不自見小疵不
自拚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曰儒雅如黃
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
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
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
未有或之先者乎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
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

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始固以風節見迫其後也欽華就實既博復約則
不得以風節繫之矣

吳康齋與蜀

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
事建文永樂中爲翰林修撰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
讀書鄉塾已疑然不几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
旣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
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
圖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
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
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

遣行人聘

處士於康

齊以爲過

分德以成

一代君相

事賢之典

直學明非

也

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爲草疏薦留中數日
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
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上曰善卽令
南陽草勅加束帛特遣行人曹隆聘之比至上問南
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
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顧問又乞與館次供張
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上曰前公前上曰久聞高
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
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贖

聖明過聽龍書來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
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寮優閑不
必辭公辭益力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
館次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今就職公三
辭不允遂稱病篤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爲不
受職卽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
身不亦可乎卿爲朕論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
月求歸益切南陽爲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

幸甚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
終恩禮上是其言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
粟終其身公陳十事表謝而歸公風格高邁議論英
偉胸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
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亦通時務
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嘗曰註箋
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卒年七十九

清江有陳海雅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遐世無窮
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清
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
蓋策杖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而辨析疑義白

此酒糟

酒之滓白

沃爲此似

斷而下之

何用許多

是

沙漢原而法龍潭雷兒輩曰吳康濟非愛我

者

白沙來受學公絕無講說使白沙斷地植蔬編籬

公作字使白沙

歸川而

公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窮甚不堪其處反覆
思之不得其方日吳未處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
法只隨分節川安貧而已嘗雖寒餓死不得易初
心也

胡敬齋公居仁

居仁字叔心別號敬齋江西餘干人七歲受學於家
塾言動類成人塾師畏之聞吳聘君講學崇仁往從
之游遂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慨然以斯道自任絕
意仕進充養日邃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
要以敬爲所居常端莊凝重對妻子若嚴賓簞食瓢
飲處之泰然四方樞衮及門者衆日聚徒講學語學
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
二怕工夫間斷其學術之正類如此所著有居業集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五

卒年五十一萬曆己酉從祀孔廟

前其為小
知其為小
心敬慎人

語錄

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
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
教無主學者纔要自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
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為真
故也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為存心之法此自然之理非有
毫髮之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也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詞章
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
反爲心害

程子教人靜坐所以教學者之徧亦所以定其紛擾
之心

今人屏絕思慮以爲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
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

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讀書須着實理會既曉文義便真去做務要令此書
自我身上發

學者之患只是惰與輕惟敬可以治之

要治氣質之偏須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進學箴畧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
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罪矣

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于禪蓋靜
者體動者川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

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于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箇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

程子發心有主之說擴前聖所未言破異端空虛之

惑異端心不可謂之放謂有主則不可謂在腔子
外則不可亦不可謂在腔子裏其絕滅思慮固不
可謂放而在外其曰空寂曰無心又不可謂存而
在內雖曰無心然亦不能使截然無也故又有照
看一個心光明常在者如此則又只了照看其心
兩相持攖如鵠蚌相似其無主亦甚矣聖賢則收
斂莊敬其心肅然在此湛然在內而心常有主矣
人苦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
以充之存心以察之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有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少持養之功也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

而後獲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
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
益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者察於旦晝之間不
爲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
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粹然一出于正
王文成道高毀來功高招忌時方有偽學之禁陳
自沙以至靜人又疑其禪也叔心原無可摘之瑕
俎豆孔庭三人並議人既苛求于彼則不得不寬
論于此勢使之然也

陳白沙公獻章

人稱白沙
于先夫此
其用功格
事也

獻章字公甫稱白沙先生廣東新會人宣德戊申生
父先一月卒母抗節鞠之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過
輒不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備人笑謂曰
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曰
號石齋讀孟子有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遂自
盟曰爲人當如此舉鄉試兩赴禮闈不第從吳康齋
學康齋性嚴毅來學者問多不答先令治田遇白沙
亦如此自臨川歸閉戶讀書徹夜不寢築陽春臺坐

增補
書法

其中足不出闕外者數年嘗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
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
未知入處比歸里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亦
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繁求約惟在靜坐久之見
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卸
剗勒也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
功其在茲乎戊化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龜
山此日不再得詩讓得之驚嘆屢言於朝以爲真儒
復出名振京師賀欽時爲給事中間白沙論學歎曰

實飲因風
來李李世
解天賦定
有以自

至性不顯寶藏猶龜世卽我用而我奚以爲用謁白
沙執弟子禮卽口抗疏解官還家肖白沙像懸于別
室出告反面白沙旣歸四方學者來從日益衆自朝
至夕與門人講學或至漏下疊疊不倦楚人李世卿
來學築楚雲臺以居之留凡七越月別歸白沙語之
曰子凌邁高遠則有之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
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未必
能與我合也比與朝夕言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見
聞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

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待于溪
思而自得之非有愛于言也世卿歸登大崖山吟美
風月余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進士姜麟使貴
州特取道新會以師禮見出曰吾閩人多矣如先生
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
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久之地方官交薦召至
京令就試吏部辭病不赴懇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
謝恩歸時年五十六後屢薦不起白沙事父母甚謹
時或在外母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信浮屠法及

今補遺
卷之二

病命以佛事禱從之戒勸之著書不答弘治戊午遊
疾越二年卒萬曆己酉從祀孔廟

語錄

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

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

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哉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

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

利得喪相仲子奪之間哉

此理于涉至大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

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麗之生也
物足愛矣
死可矣何
足死

覺後得見

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瀟
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
色信他本來何用你腳勞手攘舞等三三兩兩正
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
併出來都便是焉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
之以曾點見處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
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

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終日從事於學亦爲人
耳始終一意勿助勿忘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

而不知者自此逆出來面目也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其視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

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于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此反惑惑則徒爲狂妄耳

學問大總綱要見見則便自快活便肯向前下面節節推去無非一個道理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

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其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

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

謂馬伯幹曰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

此段說此
能死生直

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伯幹病至此當大爲
休置縱未至灑脫地亦漸省撓亂幸而天年未盡
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
無異造物所賦于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
虫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
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
氣飾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
也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
貧賤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
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
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
學無益也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學者果能默契
乎此則知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堯
舜事業

治心之法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又不可太
漫漫則流于汎濫而無所歸

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
心之安焉耳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
而不得哉

醉以涸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于易者不能
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
矣夫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

藥也眼前朋友可與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

覺耳

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答其去仲

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

嗚乎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

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

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其亦慎求之毋惑

於坐忘也

凡非極情
焉得樂類
非湯才鳥
得欲樂不
能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

陳白沙

語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
惟大木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
雖有聞於世亦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

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群書不害爲末學道不行
雖普濟群生一匡天下不害爲私意

受朴於天勿鑿以人稟和于性勿滯以習故七情之
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

謂羅一峯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
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日所篤信者非朱紫陽

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否

今人大抵無識見早聞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
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

君子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吾以告之
可也強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吾言於無用又安
取之且衆人之情既不受人之言又必別生支節
以相矛盾吾猶不舍而責之益深此取怨之道也
學者不可不戒

薛氏侃曰白沙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意
乘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已承聖

賢之扁鑰

胡叔心云公甫與賀克恭云爲學須從靜中坐養
出個端倪來又答張東白藏而後發皆不是順其
自然此見二公之學亦微有不同處
真儒正不在著述以著述求之則顏淵問于憲冉
伯牛仲弓皆見黜矣

湛甘泉若水

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舉於鄉尋從白沙先生遊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旨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命出僉事徐絃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略而益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積楊廷和王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拔第二名選翰林庶吉士罷編修時陽明先生在吏部相與倡道京師修撰呂柟主事王

尊泉與文
成初其伯
道京師其
沒也名微

勝地各往
往以王遺

所名學地

書院二公

相得蓋無

間于死生

云

崇輩和之學日以著學者稱爲甘泉先生久之使安
南册封國王黎嗣即其覬不受正德辛亥奉母喪歸
葬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
西樓多士來學至齋三日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
不遮與言嘉靖初趨朝陞侍讀尋陞南國子監祭酒
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陞禮部侍郎先後
有勅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做大學衍
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
泉三山二莊講學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書

院所在而是年逾七十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祠白沙嘗於所居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日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曰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
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有大星隕于廣州之河
南公在南都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閱俗侈汰定喪祭
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舉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洗其
像於江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
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剝庵院僧尼勒令歸
俗後生子多以濫名者

語錄

曰至德之行已有耻宜常自佩服暗室屋漏中有一毫未可質

於鬼神者無耻也言不符心色厲內荏荏爲穿窬
之行者無耻也有耻則體之爲德守已爲廉遇親
爲孝遇君爲忠無耻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於君
臣父子兄弟間無一可者安望其使不辱命孝弟
見稱哉

心無一物則浩然無一物不體則浩然是故知無一
物與無一物不體者斯可與語性矣

見其參前者儼衛者躍如者皆自然焉真見也其在

無一物故
能無一物
不体

勿忘勿助之間乎

欲知道者請于體認天理上用功凡平生一切好樂一齊掃盡非但去好利之心盡去好名之心非與去私欲之心盡去私見之心乃可入也

學何學曰心故善學者如貫珠不善學者如觀珠曰觀珠與貫珠之形何以異曰觀珠者觀他珠也多學而識之之謂也貫珠者自我得之也一以貫之之類也識前言往行以尊德也

學以天理爲本以涵養爲功以變化爲貴以問道爲

至且察見天理純粹中正將來涵養則四病五賊
自退舍矣不然舊習未去恐不知不覺又落向時
窠臼裏

以書蔽志者窮年不能明其理以鑑掩面者終日不
能見其形故主敬然後我立我立然後不蔽於物
物窮格而天下之理得

賢智過用其心者也愚不肖不用其心者也過用與
不用其心之不足與道故必有川而不用之機暗
天地自然之體勿忘勿助然後可以獨得斯道之

大全矣

與其習靜以養動不若慎動以養靜慎動以養靜不若動靜之皆忘時動時靜察見天理而存養之也
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工夫到得天理時習心便退
聽

抱一有似主一儒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老子有意戴營魄可謂無適乎連抱一亦不是矣

爲學患不定只是煎銷習心三層五層如煎銷金銀

一番煎銷愈見一番精明煎銷盡者爲大賢

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爲言者以靜爲言禪也故孔門之教皆于下工求仁動時着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便已非靜矣故善學者必動靜一于做人合下有幾個氣質中平的善學者以學力融氣質不善學者以氣質固學力

昔人謂讀書如煉丹吾人求道亦然所學非以道是求煮空鑪也然非大發猛火于先調停文武火于後亦終無成矣道卽吾性命之理此正頭腦所在

非方法也造者向往而修爲深造者用心用力非朝夕之故也

煎銷習心煎銷盡便是大賢然其用功却在勿忘勿助此是非泉至騰亦是白沙宗旨

賀叅議欽

欽字克恭別號醫問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戊廣寧後

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沈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

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

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卽我用而我笑以爲用卽

用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旣別省其像懸室

中事之甚謹泰陵初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老

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

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訓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

不問而知

其爲正人

君子解官

徒自沙尤

不可及

謀陳四庫
俱案切宜
官一段更
中病察逐
理世所之
變公若先
見之矣

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大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沙漠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泥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

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
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
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
禮樂以化天下訓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
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
讓之化未行滯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
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遊瑾括
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祭聚衆縱
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

論之曰渠輩既知悔卽不殺人可解鎮城常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有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川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子七誥鄉貢士博學篤行嘗

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語錄

先生每言後世之人知遷善改過卽可與之有爲嘗
欲取古人改過成身者錄爲一帙以化鄉閭竟未
果也

一人欲行家禮乃自疑曰我家無秀才柰何先生曰
家無秀才無人倫乎若用佛教則家有和尚乎其
人遂服

或以吳文正學統學基爲問先生曰聖賢氣象不如

是也視論語可見

韓文公上宰相書亦甚陋矣謝疊山却還稱他善占地步已是放倒旗槍者更說占地步耶

問古人數世同居者其廟制當如何曰此亦不難處既立繼高祖之宗所奉祀之廟於中却于其旁其後別立祠堂以爲其餘繼祖禰小宗等奉祀使之各主其祀外則合爲一垣四時之祭以次行禮如此方爲得宜若只合祀於一處便只是苟且將就必不能得停當矣

最怕人以
神義消滅
無害

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事非
聖賢誤人人自妄引以爲口實耳却不道若害於
義則不可從也

因論爲學之道嘆曰人須是信方可望不信則心不
相符決無所成

草廡看來只是聰明博學躬行切實意思少故其出
處著述皆有可議

今要躬行須先以敬爲主不敬便不是聖門家風今
後放曠之言放曠之事便須收拾起方可望進經

敬字是下
聖至願

書中說自古賢聖未嘗不以敬爲首稱昔程夫子專以敬字至今視之程夫子便是賢聖之學東坡不免於小人而無忌憚也

禮記有可疑者蓋當時記禮之人非是深於道者是以多差誤有聖賢之言當記而誤遺之者有不得聖賢之意而妄爲增添者有他人之言適其意而取之者有相傳之謬誤不決擇而遂書之者故他經皆精純而惟此有雜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一終